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民族化比较研究

赵康太等 ◎ 著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ARXISM LOC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民族化比较研究

赵康太等 © 著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ARXISM LOCAL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 / 赵康太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61 - 4485 - 5

I. ①马… II. ①赵…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368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星

责任校对 韩文炜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比较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1)
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分析	(1)
二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的前期准备	(3)
三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5)
第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理论	(8)
一 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起点	(8)
二 巴黎公社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理论贡献	(13)
三 比较分析：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7)
第三章 从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4)
一 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24)
二 “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苏俄化的重要形态	(33)
三 比较分析：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40)
第四章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比较	(45)
一 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到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	(45)
二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50)
三 比较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	(57)
第五章 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戒”：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探索	(62)
一 “全盘苏化”与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	(62)
二 “布拉格之春”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的起落	(71)
三 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败的历史反思	(78)
四 比较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探索	(81)
第六章 极“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偏差	(85)
一 “左派”幼稚病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85)
二 柬埔寨共产党与“一举建成共产主义”的误区	(89)

三 历史反思：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经验与教训	(92)
第七章 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96)
一 赫鲁晓夫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试探	(96)
二 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再 试验	(102)
三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与苏联 解体	(108)
四 比较分析：中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 的成败原因	(115)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	(120)
一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第一次 飞跃	(120)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涵与重大意义	(124)
三 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必由之路	(128)
第九章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理论	(132)
一 胡志明思想：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133)
二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第二次 理论飞跃	(138)
三 比较分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越南化的马克思主义	(148)
第十章 老挝人民革命党与“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	(157)
一 老挝人民革命党与“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选择	(157)
二 “有原则的全面革新”：马克思主义老挝化的理论实践	(160)
三 比较分析：老挝与中国、越南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民族化	(163)
第十一章 金日成主体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运用”	(168)
一 “朝鲜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体思想”的形成	(168)
二 金日成主体思想：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	(171)
三 比较分析：金日成主体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	(176)
第十二章 古巴和拉美：民族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	(181)
一 何塞·马蒂思想与古巴共产党指导思想战略选择	(181)

二 社会主义古巴：“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	(186)
三 比较分析：古巴、委内瑞拉和拉美国家的“社会主义”	(190)
第十三章 资本主义土壤：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196)
一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	(196)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民族化探索	(202)
三 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	(210)
第十四章 “资本主义相对发达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民族化	(218)
一 “资本主义相对发达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变化	(218)
二 美国共产党的“权利法案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224)
三 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想构思	(231)
四 意大利共产党：从“阵地战”到“左翼民主党”的蜕变	(237)
五 比较分析：两种政治制度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	(244)
第十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本土化、民族化的经验及 教训	(252)
一 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	(252)
二 毛泽东思想与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	(256)
三 尼泊尔共产党（毛）的马列毛主义与“普拉昌达路线”	(261)
四 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运用的经验及其 教训	(265)
第十六章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历程、规律及发展 趋势	(269)
一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理论形成与历史进程	(269)
二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基本规律与原则	(273)
三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发展趋势	(281)
参考文献	(287)
后记	(291)

第一章

比较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也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化，是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并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命题。马克思主义×国化，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若不本土化、民族化，便没有今天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此即所谓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才在当今世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历史大趋势。近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成果颇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国化问题，特别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坐标系，对实践于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问题，必然要重视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尽管比较研究在其他学科已经运用得相当普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不乏举隅，但将其系统地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思想内涵的研究中，还是有一定新意的。

一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现状分析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如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主要途径、当代走向及其文化背景、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等问题，都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如近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与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客观规律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对策研究”、“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项目及其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中国的显学的最好证明。

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不断地在拓展。近年来，关于苏联模式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兴衰，西欧和美国、日本等国共产党的新变化，越南、老挝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进展，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等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就有“斯大林思想新论”、“苏共执政模式兴衰的原因和启示”、“20世纪以来东欧国家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战后美国共产党的曲折发展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苏东剧变后西欧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法国共产党新变化研究”、“日本共产党日本式社会主义研究”、“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南社会主义政治革新研究”、“老挝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左翼政党问题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的若干历史与理论问题研究”、“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等。这些研究项目和成果都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与此同时，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背景下来认识的视角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在近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就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国际化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当代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机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与国际话语权研究”、“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经济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合，即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背景下，乃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现实中，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新诠释。

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便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缺

陷。我们虽然重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研究，但我们的视野和方法基本上还都停留在某国或某地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虽然我们的研究也努力将某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但对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却没有充分展开，更没有以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取得的最突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坐标系，开展这种比较研究。固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三种类型的比较研究”等，就是对国别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但它们基本上是在同时代条件下的历史横断面上的比较研究，而且，是限于两三个国家间或文明类型的比较，如后者就是对政治革命时代的俄国、中国和德、意、匈等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类型的比较研究，仅限于三种文明类型的比较，而忽视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可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多样性问题。

正是以上种种分析和判断，使我们认识到，开展比较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有可为，而且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理解，于是，我们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

二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的前期准备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在于它揭示了在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民群众实践的结合中获得发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本国的具体国情、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不融入本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征中，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成为事实时，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就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

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的视野还比较狭窄，主要进行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当我们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出版时，梅荣政先生指出：“过去有过的研究，多是关于前苏东国家的，近些年有关评论也存在简单化的倾向，缺乏具体的、历史的深入分析。赵康太博士主编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理论的视界宽阔，聚焦不限于前苏东国家和地区，而是包括前苏东

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还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实践,并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性研究,进行比较分析,全景式地展现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面貌和各方面的民族特色,这不能不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这在今天的学科建设中特别具有意义。”梅荣政先生评价道:“本书的出版是本学科推出的一项可喜成果,是著作者们对本学科建设作出的一个贡献。”2007年1月20日的《光明日报》也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补缺”的书评,称“该书以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为主线,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世界的视阈中进行比较研究。作者以历史的视角和世界的眼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起源,分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成败得失,然后顺流而下,将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现象分为四个范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东欧和苏联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样的分类和比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是首次”。

《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最终在2009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发表任会芬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述评》一文,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析,重点评价了以笔者为首的海南大学的学术团队在这一问题中的研究,称我们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填补了一些空白,意义和价值重大”。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比较视野太窄,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比较层面,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国别化的比较研究。梅荣政先生还指出,在我们的研究中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列入“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难得说是得当的”。梅荣政先生还指出,对于苏联模式的某些表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教育等概念的界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和不同阶段特点的概括等,“都有值得斟酌之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组织和管理机构,理论教育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理论教育的方法、途径、形式、特点、发展趋势、对社会的影响,等等,也都没

有进行比较分析。为了弥补这些遗憾，我们又做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研究课题《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该书虽然出版了，也弥补了一些缺憾，但仍然让我们感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仅止步于思想理论教育的层面上，于是，我们便开始思考更大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问题。

究竟是将研究课题定为马克思主义国别化，还是定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我们广泛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专家们认为，两个名称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最终，我们还是决定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研究为选题，开始了本课题的研究。这一选题的背景虽然是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但基本前提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化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

开展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比较研究，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如何理论联系实际，从本国国情出发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呢？他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有何异同呢？他们是如何在本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呢？他们采取了那些保障的条件和措施呢？这些做法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他们的做法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呢？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总结马克思主义坚持、应用和发展的成功经验，避免社会主义发展中曾经走过的弯路，揭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基本规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为坚持和深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累更为丰富的经验，也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外部参照。

三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其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各具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

的更具体的特点”。^①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以不同，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却必须明确和一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国情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形态和理论内涵便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间必然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灵魂或精髓是同样的，但作风和气派是多样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进程。

然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进程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们不仅要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诘难和挑战，而且还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内部出现的诸多问题，困难、挫败和失误也都在所难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柬埔寨共产党“一夜建成共产主义”的梦想，都是社会主义道路坎坷不平的典型例证。但实践也证明，只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克服种种困难和突破理论困境，实事求是地创造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

任何不切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都可能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比较研究就是要分析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异同，并联系其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得失，分析马克思主义×国化的基本内涵和实现形式，寻找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共同规律和个性特征，以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普遍规律，其目的在于坚定和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

马克思主义必须本土化、民族化。这个结论本身就包含着必须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解放的根本道路，但在不同国度的国情和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文明水平以及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选择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路线和具体策略。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问题，必须思考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本国国情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解；必须澄清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说到底，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按各国的国情和特点去理解、应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当然也可以“×国化”。这就是我们比较研究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具有绝对真理性，但和不同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必然会带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特色。当马克思主义与各国的历史时代、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就会出现实质性的“×国化”。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传播、条件和文化三个方面。×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母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的传播、实践和发展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国度的历史时代、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成为行动的指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典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而胡志明思想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则是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理论成果。那么，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到底有什么异同，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研究不能不采用比较研究法，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将比较研究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认识。这种研究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在研究中，我们主要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为思想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探索为参照系，用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或相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比较和理论分析，既重视分析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在不同国度的继承、发展和变化，也注重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努力使板块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统一。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努力在相同性中寻找差异性，在差异性中发现相同性。只要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得当，自然可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发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一些本质和规律。

第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 本土化、民族化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从诞生的那一刻起，马克思主义就被誉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工人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它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断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指出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己的统治，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诞生于西欧这块土地上，反映的是西欧民族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实践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事实证明，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历史。

一 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起点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本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欧洲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欧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825 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便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逐渐兴起。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发生，标志着欧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了

政治舞台，意味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然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还处于相对不发达的阶段。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中。资本主义相对民主的政治经济模式此时还没有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特征在这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进行原始残暴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资产阶级沿用传统的经营方式，以剥削绝对剩余价值为主，即采用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等手段，以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工人阶级经济上没有地位，政治上没有权利，生活上没有保障。为了争取合法权利，欧洲工人阶级不断发动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层出不穷，而且带有暴力斗争和自发、分散的特点。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和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都是这些斗争的突出代表。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虽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还未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其基本口号和要求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他们的斗争在客观上打击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合法性。

19世纪中期的工人革命运动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不复杂。面对资产阶级的惨重剥削和压迫，工人的处境十分悲惨，不得不以暴力抗恶，这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变本加厉的镇压。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工人运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组织，纯属自发性质，没有计划。这种自发、分散的暴力斗争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显然是很困难的。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工人斗争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空想社会主义等理论曾成为他们斗争的武器，但这些理论反映的只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美好愿望，其空想性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指导工人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工人革命运动失败后，欧洲出现了反动政治局面，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斗争。

工人阶级也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认识到了团结起来和组建政党的重要性。德国无产阶级首先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不仅建立了工会，而且成立了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带有较强的政治性，但并不十分理想，因为毕竟不是政党，没有纲领，没有纪律，没有信仰维系，思想上还受到了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1847年6月，在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鼓动下，同盟改组大会在伦敦召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将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还接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共产

主义者同盟实际上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指挥所。这些失去了祖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只能在英国从事工人运动，因此同盟中的成员来自各国，但以德国工人为主。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是个面向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11月，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了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①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受托起草宣言，公开宣布同盟的思想。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党论、战略策略论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和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有国际性的著作，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公认的共同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切身参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吸收，特别是对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的改造，还有对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干扰的斗争，最终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性结论，论证了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贡献，不但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断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指出了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己的统治，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顺应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实践斗争的需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工人运动在19世纪后半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有了科学的指南,而社会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工人运动因为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也开始由分散走向国际联合,第一国际的成立即是明证。工人运动的矛头开始指向资本主义制度。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正式成立。这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此,无产阶级革命便进入了国际联合的新阶段。

19世纪后半叶,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运动重新高涨。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第二国际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由西欧、北美扩展到东欧、拉美和东亚的发展,“完成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预先地、初步地、极简单地组织社会主义力量这样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①到80年代中期,“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被《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所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是——由政治上上升到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夺取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先后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创立。1881年,英国成立了由亨利·迈尔斯·海德门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1876年,美国成立了由佐尔格、魏德迈与拉萨尔、正义者阿道夫·斯特拉赛、阿·加布里埃尔等领导的美国劳动人民党;1879年,法国成立了由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领导的法国工人党。此外,丹麦、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典、瑞士、俄国等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或团体。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它现在已经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无论是法国的激进派、俾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胆战心惊的力量。”^③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9页。